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学刊

藏学学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0 辑

2024 (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目 录

青海省玉树市泽琼沟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1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断原因考	陈凯源 / 22
透物见史：西藏阿里普兰县纳曲宗普石窟壁画研究	多杰仁青 / 44
写本学视域下的汉藏文化交流——以敦煌 P.2449 为例	朱利华 / 82
古印度医学时令与疾病关系学说之文献研究——以《金光明经·除病品》为 中心	刘英华 党素萍 / 98
清朝在康区的早期经略与“治藏必先安康”策略之雏形（1644—1748 年）	王丽娜 / 130
两次廓尔喀战争期间中国与尼泊尔和谈考释——以丹津班珠尔为中心	黃全毅 / 144
清末驻藏左参赞罗长祺事略	康欣平 / 176
民族叙事与流行文化：藏獒形象在西方的变迁（1783—1945）	黃田 / 196

- 云南贡山迪麻洛藏族婚礼中的文化合成研究 李锦 罗娜娜 / 216
- 印度学界有关喜马拉雅南麓博多 (Bodo) 族群研究综述
..... 方天建 何品东 / 232
- 一份回鹘相关古藏文文献的新译释
..... [美] 费德里卡·文图里 著 吐送江·依明 陈泳君 译 / 249
- 郭尔-布村再次发现的拉喇嘛益西沃藏文碑铭
..... 拉克斯曼·塔吉尔 著 李俊 译 / 277
- 摘要 / 285

Table of Contents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uddhist Rock Carvings at Zeqiong Gully in Yushu of Qinghai <i>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i>	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i>Uṣṇīṣavijaya Dhāraṇī Sūtra</i> Illustration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ubo Occupation Period <i>Chen Kaiyuan</i>	22
A Study of the Murals in Nachu Dzongpuk Cave, Purang County of Ngari Prefecture, Tibet <i>Dorje Rinchen</i>	44
Sin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dicology: 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2449 <i>Zhu Lihua</i>	82
A Textu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son and Disease Based on Buddhist and Ayurvedic Texts: The "Elimination of Disease" Chapter of the <i>Sūtra of Golden Light</i> <i>Liu Yinghua and Dang Suping</i>	98
Early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Kham and the Nascent Form of the "Stabilizing Kham as Prerequisite for Governing Tibet" Strategy (1644–1748) <i>Wang Lina</i>	130

A Study of Peac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During the Two Gurkha Wars: Centered on Bstan 'dzin dpal 'byor <i>Huang Quanyi</i>	144
Short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Luo Changqi: A Left Assistant Amban of Tib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Kang Xinping</i>	176
National Narrative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Tibetan Mastiff in the Western World (1783–1945) <i>Huang Tian</i>	196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ibetan Weddings: A Case Study of Dimaluo, Gongshan County, Yunnan <i>Li Jin and Luo Nana</i>	216
A Review of Indian Scholarship about the Bodo People on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i>Fang Tianjian and He Pindong</i>	232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Federica Venturi</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Tursunjan Imin and Chen Yongjun</i>	249
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IHa Bla ma Ye shes '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i>Laxman S. Thakur</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i Jun</i>	277
ABSTRACTS	285

民族叙事与流行文化：藏獒形象在西方的变迁 (1783—1945) *

黄田

内容摘要：近代西方人对藏獒形象的建构由民族叙事和流行文化这两条主线相继主导。在英国人对喜马拉雅地区展开渗透初期，他们给藏獒贴上“凶恶”“仇视西方人”等负面标签。英国确立殖民优势地位后，拥有更多观察藏獒的机会，并将之视为展示帝国殖民成果的象征，又转而建构藏獒“高贵”“勇武”的正面形象。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语地区学者出于自身民族溯源、建构民族叙事的需要，最为关切藏獒与西方獒犬之间的亲缘关系，藏獒作为“欧洲獒犬始祖”的形象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藏獒经由环球旅行者的笔触，以忠实旅伴的形象进入流行文化。西方人对藏獒形象的建构，既是他们看待西藏文化的一个独特角度，也受到主体诉求、殖民性、客体化和话语体系的影响。

由于其固有的优良品质和文艺作品的宣传，原生于中国西藏地区的藏獒在近年来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图腾之一，也受到全世界人民喜爱。在 200 多年间西方国家对

*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近代西方人眼中的西南形象研究”(XNZZSH25010) 的阶段性成果。

西藏的探索、研究乃至侵略的历史中，藏獒的身影也不时浮现。无论是旅行者的相关记载、养犬学家的学术论文，还是西方人对藏獒的获取、对品种的保育都反映着西方与涉藏地区的关系史。可以说，西方人认知藏獒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认知西藏、探索西藏的缩影。

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藏学家休麦 (Siegbert Hummel) 便对藏獒文化史做过专题探讨。他以藏獒形象为视点，探究其后蕴藏的西藏各个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的背景与断面¹。这成为历史学家和藏学家研究藏獒文化经典路径。然而，西方人对藏獒的观察，本身便是他们看待西藏文化的一个独特角度。西方人如何认知藏獒、藏獒形象在西方如何变迁，皆有迹可循，但目前学界还未有以“在西方的藏獒形象”为视角的基于史学研究的专门论述。

养犬学 (Synology) 专家留下的科技史料为本研究提供了启发。瑞士养犬学家西贝 (Max Siber) 出版于 1897 年的专著《藏犬》，研究重点在于对比藏獒与圣伯纳犬等西方獒犬的异同。该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搜集一些 19 世纪西方人对藏獒的记载，而且它本身提出的问题和结论也可作为今日史学研究的对象²。当代的养犬学家拉贝 (Hans Räber)、普里米希 (Birgit Primig)、张惠斌、张彬等人的著作也为这一课题提供线索，但他们关注的焦点都是藏獒血统鉴定及保育等养犬学课题，其中更是夹杂许多无法辨析来源的传说，史实亦未得到充分考订³。本文旨在梳理相关史实，重现这段历史的实相，进一步揭示中外藏獒交流过程中的历史时空背景，探讨藏獒形象流传西方的两个主导因素——民族叙事与流行文化。

一、西方人早期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与藏獒负面形象的建构

西方最早的有关藏獒的切实记录出自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译本的原文为“有无数番犬，身大如驴，善捕野兽”⁴。从马可·波罗生活的 13 世纪至 18 世

1 Siegbert Hummel, "Der Hund in der religiösen Vorstellungswelt des Tibeters,"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forschung* 8, 1958: 500-509. Siegbert Hummel, "Der Hund in der religiösen Vorstellungswelt des Tibeters II,"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forschung* 7, 1961: 352-361.

2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Winterthur, 1897.

3 Hans Räber, *Enzyklopädie der Rassehunde*, Vol.1, Stuttgart: Franckh-Kosmos, 2014: 83-95. Birgit Primig, *Do Khyi (Tibet Mastiff): Wächter der Nomaden*,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17: 37-51. 张惠斌、张彬:《中国藏獒》，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9-23。

4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80。



图一 郎世宁所绘之《苍貌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纪末的 500 年时间中，西方几乎不再有关于藏獒的第一手文献。提到藏獒的论述皆取材自《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并且倾向于演绎其中有关藏獒“体型巨大”的特征，例如一本出版于 1758 年的自然史百科全书介绍“在大鞑靼地区的西藏省有一种无比巨大的狗”⁵。可能唯一的例外便是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宫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年)，由他所绘的《苍貌图轴》(图一) 取材自一条由驻藏副都统傅清进献给乾隆帝的藏獒，由图可见，它的体型远称不上传说中的“巨大”。⁶

1783 年，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商贸联系，首任大英帝国孟加拉总督哈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趁七世班禅坐床之机，派遣他的表兄弟、中尉特纳 (Samuel Turner) 以祝贺的名义前往日喀则。特纳成为继马可·波罗之后第二位可考的有关藏獒的西方记录者。藏獒给他的印象是“巨大、非常凶恶、强壮和吵闹” (huge dogs, tremendously fierce, strong, and noisy)，“它们非常暴躁，除非饲养员在附近，即便只是靠近它们的巢穴也不安全”。总体而言，他构建了藏獒“凶恶、暴躁”的负面形象。相比之下，他对

⁵ *Onomatologia Medica Completa seu Onomatologia Historiae Naturalis*, Ulm: Auf Kosten der Gaumischen Handlung, 1758: 561-562.

⁶ 王廉明：《清艾启蒙〈十骏犬图〉册及清宫犬图综考》，《紫禁城》2017 (2)：129。

参与西藏天葬仪式的野狗着墨更多⁷。特纳入藏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外交活动，整个行程较为紧张，他的任务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这可能加深他对这种曾向他吼叫的“巨犬”的负面观感。

进入19世纪，西方人有关藏獒的记录才开始逐渐增多，这些记录主要由印度方向入藏的英国人留下。随着他们入藏考察的时间变长、程度更深，他们对藏獒的了解以及与藏獒进行情感交流的机会都大大增加。西方人对藏獒形象的建构也逐渐开始扩充细节。

苏格兰旅行作家弗雷泽（James Baillie Fraser）在出版于1820年的喜马拉雅游记中多次记载一种在印度比舒尔（Bischur）的当地传说中“两犬能杀一虎”的凶猛巨犬，它的外形“与獒犬相似”，颜色一般为黑和白，偶尔带点红，毛发又长又粗，尾巴卷曲⁸。英国动物学家贝内特（Edward Turner Bennett）认为弗雷泽指的就是藏獒，但是描述中的巨犬或许是藏獒与其他犬类的杂交品种⁹。英国动物学家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亦曾于19世纪20年代在喜马拉雅南麓考察动物，他以“尼泊尔狗（Nepal Dog）”之名记载从西藏流传到当地的藏獒，并称之为“高贵的野兽（noble beast）”。据他记载，藏獒有很多变种，来自拉萨的最漂亮，他详细地描述一种名为“野马（mustang）”的藏獒变种，变种的原因可能是藏獒不适应尼泊尔炎热的气候而产生品种退化。他认为，这种犬类就是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在印度遇到的大狗¹⁰。这一论断为此后藏獒在西方人心中的形象塑造定下先调，也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的一个中心论题。西方人对藏獒的历史想象延伸到他们对欧洲希腊化时代的回顾与展望，他们开始基于西方自身文化体系来理解和看待藏獒的自然和人文属性。藏獒也逐渐成为西方人心中一种异域想象的具象化产物，在1836年出版的一篇为苏格兰建筑师、邱园中国塔的设计者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所写的传记中，藏獒便和其他“异兽”一起被用于描绘传主理想中的异域风情¹¹。

7 Samuel Turner,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London: W. Bulmer and Co., 1800: 155, 198, 317-318.

8 James Baillie Fraser,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Part of the Snowy Range of The Himala Mountains*, London: Rodwell and Martin, 1820: 176, 354-355.

9 Edward Turner Bennett, *The gardens and menagerie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delineated*, Vol.1, Chiswick: Charles Tilt, 1831: 151-152.

10 B. H. Hodgson, "On the Mammalia of Nepal,"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 1832: 342.

11 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George Godfrey Cunningham (eds.), *Lives of Eminent and Illustrious Englishmen*, Vol.6, Glasgow: A. Fullarton & Co., 1836: 241-242.

1830 年前后，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丹麦植物学家瓦利希 (Nathaniel Wallich) 将一些动物带往英国，其中包括一批作为敬献给爱慕虚荣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 (George IV) 的礼物、出身于拉萨达孜 (Diggarschee, 现名 Dagzê) 的纯种藏獒，到达伦敦后被安置在摄政公园 (Regent's Park) 的动物学会花园 (Zoological Society's Garden) 中，并在伦敦动物园展示。可惜它们不耐炎热，加之长期被圈养在笼中的缘故，在到达伦敦后不久便死去。由于之前的旅行记录中的藏獒描述都很夸张，西方人一度认为它应该非常巨大。当第一只藏獒到达欧洲时，人们对它的体型感到失望¹²。

瓦利希在研究藏獒的时候，掺杂了对它的饲养者不丹人的“人种”分析。他还认为，“藏獒对欧洲人有不可调和的敌意，一般来说，它们只要看见一张白色的脸便会凶猛地飞扑过来”。即便是他承认由他带回英国的藏獒对自己的欧洲主人很友好，他也没有修正这一论断。这并非仅是瓦利希的个人观点，时任英国驻加德满都领事加德纳 (Edward Gardner) 也表示，除了这一案例，再无欧洲人驯服藏獒的情况发生¹³。1832 年一位英印高级官员在政府报告中还将狂犬病的爆发归因于藏獒¹⁴。这些描述极大地影响到藏獒在欧洲的风评，正如著名的英国兽医尤亚特 (William Youatt) 在出版于 1845 年的权威著作《狗》中所说，每位关注藏獒的西方人“都在诉说着它们的惊人尺寸、残暴和对陌生人的敌意”¹⁵。该书流传甚广，是那个时代养犬学领域的必读书，故而它对藏獒的评价可算作是西方社会默认的早期藏獒形象的总结。

从以上论述可知，早期西方人对藏獒形象的书写，受到他们对喜马拉雅地区民族叙事的重大影响，他们对该地区民族的“印象”被投射于他们对藏獒的认知之上。这个过程的主体是西方人自己，藏獒和原本饲养它的民族则被视作当然的客体。这种对藏獒的负面风评的时代背景，则是喜马拉雅地区人民与英国殖民者之间不时爆发的激烈冲突。

二、西方殖民优势地位的确立与藏獒正面形象的建构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殖民势力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取得重大突破。1846 年，亲

12 Hans Räber, *Enzyklopädie der Rassehunde*, Vol.1, 2014: 89.

13 Ludwig Reichenbach, *Der Naturfreund oder praktisch-gemeinnützige Naturgeschichte des In- und Auslandes*, Leipzig: Expedition des Naturfreundes, 1834: 164-165. Edward Balfour (ed.), *Cyclopaedia of India and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Madras: The Scottish Press, 1857: 276.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42-43.

14 George William Traill, "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Bhotia Mehals of Kamaon," *Asiatic Researches* 17, 1832: 14-15.

15 William Youatt, *The Dog*, London: Charles Knight and Co., 1845: 17.

英的尼泊尔军人藏格巴都尔 (Jung Bahadur Rana) 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并成为首相¹⁶。随着英国殖民的深入并最终确立对本地民族的优势地位，西方人在此地拥有更多观察、接触藏獒，并和它们培养感情的机会。西方人的心态也随之改变，他们不再提及早期由他们所构建的“桀骜不驯的西方仇视者”的藏獒形象，转而将之视为可靠的旅行伙伴和展示帝国殖民成果的象征。前者表现为逐渐见诸于西方旅行家笔端的有关藏獒的温情记录，后者表现为英国王室对其更多的重视和宠爱。

1848 年从印度前往西藏考察的英国植物学家胡克 (Sir Joseph Dalton Hooker) 观察了藏獒在商队中的情况。据他描述，藏獒带着红色的羊毛围脖，非常雄伟，“绝对是整个队伍中最高贵的存在，特别是如果它拥有一身精致纯正的黑毛的话。”它们都非常温顺，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白天驮盐行路、晚上站岗放哨，并且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孩子们负责喂养它们。胡克在考察旅行中，还购买过一只产自锡金的藏獒与印度野狗 (Pariah) 所生的小狗作伴。他给小狗取名为“Kinchin”，并与之建立深厚的感情联系，教会小狗给营地放哨¹⁷，可惜它在一次渡河时不幸掉入河中¹⁸。

也恰好是在 1848 年秋天，印度总督哈丁 (Henry Hardinge) 以“喀什米尔牧羊犬 (Cashmerian sheep-dog)” 的名义赠送给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一只藏獒。整个运送途中辗转四人经手，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它被女王安置在温莎城堡的私人犬舍中，女王称它是“王室收藏中最漂亮的生物之一”¹⁹。从此，藏獒成为英国王室的新宠儿。1875 年，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爱德华七世 (Edward VII) 又从印度带回三条藏獒²⁰，其中一条名叫“Siring”(图二) 的公藏獒还在伦敦参加过很多展览，赢得不小的人气²¹。乔治五世 (George V) 也从印度进口过藏獒²²。

随着中国内地的开放程度日益增强，从内地前往西藏的西方旅行者也开始留下有关

16 Julie G. Marshall, *Britain and Tibet, 1765-1947*,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105-106.

17 Leonard Huxley (ed.),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Joseph Dalton Hooker*,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87-288.

18 Joseph Dalton Hooker, *Himalayan Journals*, London: Ward, Lock, Bowden and Co., 1891: 142, 203, 359-360.

19 *The Visitor's Hand-Book to Windsor, Eton, and Virginia Water*, London: Cradock and Co., 1849: 45-46. "The Miniature Kennel," *The Royal Companion to the Sights of London* 6, 1850: 27-28.

20 *Proceedings of the Scientific Meet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 1876: 463.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877: 29.

21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27, 29, 30. 很多著作将“Siring”误指为 1848 年来到英国的第一只藏獒。如 American Kennel Club, *The Complete Dog Book*,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6: 711.

22 Kim Dennis-Bryan and Juliet Clutton-Brock, *Dogs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t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ublications, 1988: 109.



图二 由爱德华七世带到英国的藏獒“Siring”（采自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27）

藏獒的记载。活跃在康区的法国传教士吕项（Pierre-Marie Gabriol Durand）曾在一封信中讲述他饲养的藏獒为营地放哨并且多次击退豹子攻击的故事。他最好的一条狗还在与一只大豹子勇敢搏斗的时候被拍了一爪，以至于半个头颅都裂开了²³。

1880 年左右前往西藏考察的匈牙利贵族摄政义伯爵（Graf Béla Széchenyi）所拥有的藏獒则更为人所熟知。随同伯爵入藏考察的奥地利军官克莱特纳（Gustav Kreitner）记载，伯爵曾获取两条公的和一条母藏獒。一条名为“Dsamu”的公藏獒被看作是“所有欧洲人的坚定敌人（Entschiedener Feind aller Europäer）”²⁴，曾经数次咬伤试图驯化它的伯爵，最后因其攻击性而被伯爵处决。尽管如此，克莱特纳还是在对藏獒的生活习性作了详细观察和记录之后，确认它可以成为优秀的牧羊犬、为队伍提供安全预警的守望犬。他还“引用清朝驻藏官员的言论”，在游记中写下“在西藏有着最漂亮的少女和最凶恶的狗”的论断²⁵。最终，摄政义伯爵将另一对藏獒（“Dschandu”和“Sama”）带回他位于匈牙利纯港道勒夫（Zinkendorf）的宫殿，成功驯化它们，让它们成为宫殿的守卫者。

23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39.

24 克莱特纳也对在上海遇见的“中国犬”发表过类似看法，认为它们对欧洲人都抱有很大的敌意，而且它们的主人不曾加以制止。Gustav Kreitner, *Im Fernen Osten. Reisen des Grafen Béla Széchenyi in Indien, Japan, China, Tibet und Birma in den Jahren 1877-1880*, Wien: Alfred Hölder, 1881: 166.

25 Gustav Kreitner, *Im Fernen Osten. Reisen des Grafen Béla Széchenyi in Indien, Japan, China, Tibet und Birma in den Jahren 1877-1880*, 1881: 855, 878.



图三 摄政义伯爵带至匈牙利的一对藏獒“Dschandu”和“Sama”（采自 Ludwig Beckmann,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der Rassen des Hundes*, Vol.2, Braunschweig: Friedrich Vieweg und Sohn, 1895: Tafel. LXI）



图四 “Dschandu”的照片（采自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23）

养犬学家贝克曼 (Ludwig Beckmann) 留下了这对藏獒的画作 (图三)，尤为难得的是，“Dschan du”还留有一张照片 (图四)，使今人得以一窥其真容。

19世纪90年代，养犬学家西贝亲赴喜马拉雅南麓考察藏獒，于1897年出版专著《藏犬》。作为第一位以专业养犬学家身份实地考察藏獒的学者，他判断藏獒具有成为牧羊犬、守护犬以及观赏犬的巨大潜力和进口价值，但“若我们想要按照现代欧洲的观念将它训练成真正的牧羊犬以及真正驯良的猎犬，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远高于雷布查人 (Leptschas)、菩提亚人 (Bohtias)、尼泊尔人和藏人所具备的训练水平”²⁶。

此外，英国印度学家坎宁安爵士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参加1870年福赛思 (Sir Thomas Douglas Forsyth) 考察团的植物学家亨德森 (George Henderson) 和官员休漠 (Allan O. Hume) 等人也对藏獒有过简短记述²⁷。有材料显示，19世纪40年代曾有一对藏獒被带往巴黎植物园 (Jardin des Plantes)²⁸，伦敦最著名的动物贩子贾姆拉赫 (Charles Jamrach) 也在他的店里展示过藏獒²⁹。但最详细和最有影响力的藏獒信息还是出自前文详述的几位旅行者的记述，这是西方养犬学家们了解藏獒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对藏獒故事的叙述，翻转了早期的“巨大凶恶”“仇视西方人”等负面评价。

随着西方人心理优势地位的确立和入藏考察机会的增多，他们逐渐对藏獒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确定藏獒与人类的互动也遵循人狗互动的一般规律，甚至不少人与藏獒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与之相对应的，西方人开始建构藏獒的正面形象，并将之用作论证西方民族优于本地民族的“民族优劣论”。例如，曾有将“藏獒仇视西方人”的原因解释为藏獒“只对与它不相上下的对手发泄自己的勇气”的论调，所以“对欧洲人表现出特别的厌恶”。对此，有一些直率的西方人也会进行反驳，英国驻重庆领事何西 (Alexander Hosie) 表示，“它对外国人没有害怕或恶意”³⁰。法国养犬学家罗尔 (Adolf Reul) 也反驳道，“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由欧洲人养育的藏犬非常虔诚，非常信任它们的主人”³¹。

另外，也有西方人论及藏獒时掺杂自身对于中国基本情况的错误认识。德国传教士郭士立 (Karl Gützlaff) 曾经记载，“在整个中华帝国中，似乎只有一种狗，有点类似欧

26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46.

27 George Henderson and Allan O. Hume, *Lahore to Yarkand*, London: L. Reeve & Co., 1873: 61-62.

28 W. C. L. Martin, *The History of the Dog*,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45: 212.

29 Pierre Mégnin, *Le Chien et ses Races*, Vol.4, Vincennes: Aux Bureux de L'éleveur, 1900: Fig.28.

30 Mr. Hosie's Journey to Tibet, 1904,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01: 38.

31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37.

洲的牧羊犬。在西藏，狗属于獒类，非常凶猛。而中国血统的狗则非常温驯，几乎不咬人”³²。这一明显违背常识的说法受到《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上刊登的一篇书评的强烈批评，“难道西藏不是帝国的一部分吗？”³³

19世纪末，由西方旅行家们带回的藏獒信息和实物引起欧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养犬学家和东方学家积极参与，这也再次更新了西方人对藏獒形象的想象。

三、基于西方民族溯源的养犬学和东方学研究

在西方学术界中最先关注藏獒的学者群体是养犬学家，随着西方旅行家们带回的藏獒实体和相关信息越来越多，藏獒研究的外延也不断扩大，继而东方学家也加入讨论。直到1900年前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一个研究藏獒的热潮。

在最初阶段，学者们关注的是藏獒本身的生物特性。德国养犬学家瓦尔特(Friedrich Ludwig Walther)在出版于1817年的著作中，给藏獒取“*Canis tibetius* (西藏犬)”的拉丁名，这是作者将藏獒纳入西方科学体系的尝试，不过对它的生物细节，依旧“无法描述”³⁴。1827年英国博物学家格里菲斯(Edward Griffith)、史密斯(Charles Hamilton Smith)等人在为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名著《动物界》所做的注释里，将藏獒误认为是“一种黑色的斗牛犬的变种”³⁵。1832年霍奇森修正这个判断，他指出，藏獒在分类上应归属在“獒犬(mastiff)”，而非“斗牛犬(bull dog)”³⁶。1867年奥地利动物学家费卿格(Leopold Fitzinger)参考藏獒的分类将它的拉丁名扩展为“*Canis Molossus thibetanus* (西藏獒犬)”。³⁷

随着东方学的发展，人类驯犬史成为西方藏獒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焦点，学者们试图通过藏獒来探索古代人类迁徙和民族融合的秘密。首次由霍奇森在1832年提出的“藏獒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在印度遇到的大狗”的论点，引发接下来的藏獒相关讨论中的民族学取向。1868年法国学者诺拉蒙(Baron Dunoyer de Noirmont)断言，在古罗马用

32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Vol.1,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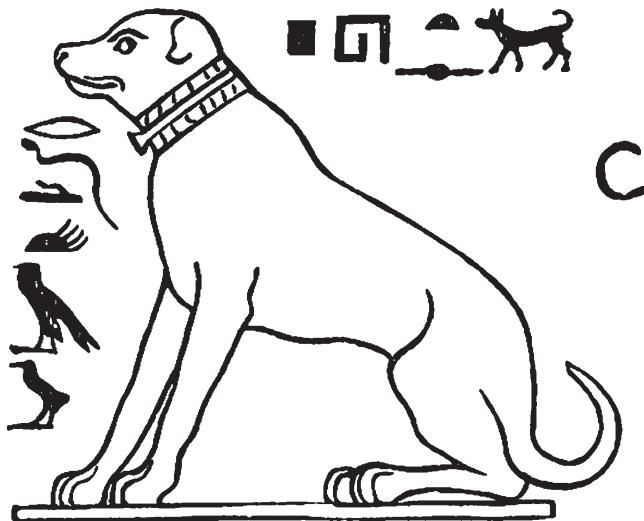
33 "Review of China Opene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8, 1840: 87.

34 Friedrich Ludwig Walther, *Der Hund*, Gießen: Georg Friedrich Heyer, 1817: 33.

35 Cuvier, *The Animal Kingdom*, Vol.2, London: Geo. B. Whittaker, 1827: 337.

36 B. H. Hodgson, "On the Mammalia of Nepal,"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 1832: 342.

37 Leop. Jos. Fitzinger, *Die Rassen des Zahmen Hundes*, Wien: Kais.-königl. Hof- und Staatsdruckerei, 1867: 97.



图五 亚述文献中的“Pahates”犬 (采自 S. Birch, "The Tablet of Antefaa II,"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4, 1876: 178)

来战斗和放哨的巨大犬源自“Sérique”(即今日的西藏)，故该巨大犬便是藏獒³⁸。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藏獒的争论开始激烈起来。日渐成熟的进化论成为讨论该主题的主要理论依据，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亦对该主题有所关注³⁹。

1876年英国古埃及学家伯奇 (Samuel Birch) 向学术界介绍一种出现在古埃及和亚述文献中的名为“Pahates”的犬类 (图五)，被认为是一种来自印度或埃塞俄比亚的獒犬，可以用来捕猎狮子等猛兽。伯奇将它与传说中亚历山大大帝用来作战的战犬联系起来⁴⁰。这种獒犬并非藏獒，但它与藏獒在性状方面的相似之处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以至于当时最为著名的动物学作家布雷姆 (Alfred Edmund Brehm) 将藏獒描述为“一种罗马人已经知晓的獒犬”⁴¹。

38 Baron Dunoyer de Noirmont, *La Chasse en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Vol.2, Paris: Librairie de Mme Ve Bouchard-Hazard, 1868: 249.

39 Charles Darwin,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Vol.2,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6: 268, 424-425.

40 S. Birch, "The Tablet of Antefaa II,"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4, 1876: 178-180.

41 A. E. Brehm, *Brehms Thierleben. Allgemeine Kunde des Thierreichs*, Vol.1,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n Instituts, 1876: 612.



图六 罗林森在古巴比伦遗迹发掘出的獒犬陶像（采自：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13）

1890年，西贝在喜马拉雅南麓考察后坦言，藏獒如果离开以西藏为中心的有限地带便无法生存。这就意味着：在距离遥远、相互独立的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各自培养出性状极为相似的圣伯纳犬和藏獒，能证明两者之间确有关系的证据确实较少。但是，西贝又援引一件关键的考古证据——由著名的东方学家罗林森（Sir Henry Rawlinson）在古巴比伦城邦博尔西帕（Birs Nimrud，又作 Borsippa）挖掘出的陶像残片（图六）。该陶像的断代约为公元前640年。据西贝考证，达尔文关于该陶像所示的“古叙利亚獒犬”与藏獒“毫无相似之处”的观点虽然流传甚广，但并不可靠。西贝赞同英国考古学家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对该陶像的判断：该陶像所示巨犬“毫无疑问”属于藏獒，并与圣伯纳犬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⁴²。他又援引包括该陶像在内的一系列考古图像证据与藏獒、圣伯纳犬、英国獒犬等犬类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后，主张希罗多德（Herodot）、亚

42 Max Siber, *Die Hunde Afrikas*, St. Gallen, 1899: 22-24.

里士多德 (Aristoteles)、麦加斯梯尼 (Megasthenes)、斯特拉波 (Strabon) 等古人留下的记录中所提到的“印度犬 (Canis indicus)”实际上“毫无疑问”都应为“西藏犬”⁴³。基于上述逻辑和证据，西贝建构一条由藏獒到欧洲獒犬之间经由印度、中东等地犬种组成的亲缘链条。

1891 年，法国著名兽医梅宁 (Jean Pierre Mégnin) 在他自己主编的《饲养员报》上撰文，主张“所有的獒犬 (Molossus) 都起源于亚洲”。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将亚洲獒犬带回欧洲之外，亚洲民族西迁时也带着獒犬前往欧洲，“今日的藏犬便是古典时代獒犬的代表，并符合科鲁迈拉 (Columella) 的描写”⁴⁴。他在几年后出版的专著《狗及其品种》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⁴⁵。

1897 年，瑞士医学家和动物学家史图特 (Theophil Studer) 发表名为《有关我们的犬种历史》的论文，他通过研究各种犬类的头颅和骨骼，主张所有的欧洲獒犬都拥有共同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一种体形巨大的犬类“Canis f. Inostranzewi”⁴⁶。不久之后，他得到研究霍奇森在尼泊尔收集的、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两块藏獒头骨标本的机会，于是将藏獒也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之中。他在 1901 年出版的专著《史前犬类与现代犬类血统的关系》中表示，藏獒属于“从很长时间以来便驯养的品种”，与澳洲野犬 (Dingo) 亲缘关系更近。从头盖骨的类型来看，藏獒非常独特，不能和任何欧洲血统的犬类归于一类。由此，史图特作出结论，在洪荒时代除狼之外还有另一种小型犬科动物，迁徙至澳大利亚，最后演化为包括藏獒在内的东方犬种的祖先，其亲缘与西方犬种无关⁴⁷。与史图特意见相近的还有最早建立藏獒形态标准的英属印度学者彼得森 (J. A. Peterson)，他认为其他亚洲犬类都来源于西北非和俄罗斯，只有藏獒是亚洲唯一的本土犬类⁴⁸。史图特的论文言辞锋利，批评很多持异议的专家，由此直接引发关于藏獒的学术论战。

1903 年，曾遭受史图特挑战的德国动物学家科勒 (C. Keller) 发表专文，反驳史图特关于獒犬起源的观点。在论文中，科勒批评史图特的研究方法，指出他“只使用颅

43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11-12.

44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6-7.

45 Pierre Mégnin, *Le Chien et ses Races*, Vol.4, 1900: 129-141.

46 Th. Stud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serer Hunderassen," *Naturwissenschaftliche Wochenschrift*, 1897.7.11: 325-330.

47 Th. Studer, *Die Prähistorischen Hunde in Ihrer Beziehung zu den Gegenwärtig Lebenden Rassen*, Zürcher und Furrer, 1901: 108, 121, 124.

48 Max Siber, *Der Tibethund*, 1897: 33.

骨作为研究材料，对颅骨测量方法的意义估计过高”，随着研究的深入难以为继，于是“不得不以片面的方法做出不自然的假设”。科勒向史图特呼吁，请他正视以下事实：

人们必须始终牢记，与邻近的古老大陆相比，小欧洲的文化相对年轻。当这一年轻的文化将新奇和原创的东西创造出来时，当然也存在它从古老文化中进行各式各样的借鉴的基础。因此，人们必须始终牢记从其他地方借鉴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在我们的论争中即指牲畜资源。所以我之前便已提供证据证明，欧洲宠物世界中有比我们观念中多得多的资源是来源于非洲。⁴⁹

具体到藏獒的问题，科勒批评史图特故意忽视德国植物学家兰卡维尔（Bernhard Langkavel）、霍奇森、西贝等人所指明的“藏獒的很多形态差异是由于它与其他犬类混血造成的”这一基本事实。根据古代艺术和历史记载的新发现，以及动物形态学的综合研究，欧洲的獒犬应追溯至藏獒，而藏獒的来源应为藏狼（Tibetwolf）。科勒还表示，“在我看来，颅骨材料根本不可信，而史图特先生提供的其他材料没有丝毫说服力”⁵⁰。1904年，科勒的学生克雷默（H. Kraemer）用更翔实的资料攻击史图特的理论⁵¹。

基于DNA技术的现代科学研究支持西贝和科勒等人的看法，藏獒与欧洲的圣伯纳犬等大型獒犬确实存在基因上的联系，欧洲獒犬的血统的确很可能部分来源于藏獒⁵²，也有现代科学家指出，藏獒是在6000年前与欧洲獒犬分隔开来的⁵³。

通过对西方养犬学家和东方学家参与的这场藏獒论战的梳理可以发现，无论话题具体指向何种细节，都未偏离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议题，那便是古代民族的迁徙与西方民族的溯源。论战中以德语地区学者为最主要的参与者，显示出这一话题最为德语世界所关心，盖因这场论战正处于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民族叙事建构的时代背景中。从中亦可看到日后纳粹时代的德国对西藏人种与雅利安人之间“密切关系”的人类学、民族学观

49 C. Keller, "Zur Abstammungsgeschichte unserer Hunde-Rassen. Eine Abwehr gegenüber Herrn Prof. Th. Studer," *Vierteljahrsschrift der Naturforschenden Gesellschaft in Zürich*, Zürich: Fäsi & Beer, 1903: 442-443.

50 C. Keller, "Zur Abstammungsgeschichte unserer Hunde-Rassen. Eine Abwehr gegenüber Herrn Prof. Th. Studer," *Vierteljahrsschrift der Naturforschenden Gesellschaft in Zürich*, 1903: 454-456.

51 H. Kraemer, "Die Abstammung des Bernhardiners," *Globus* 85, 1904: 171-174.

52 Y. Li; X. Zhao; Z. Pan (etc.),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Mastiff an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Canis Based on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 (COI) Gene and COI Barcoding," *Animal* 5, 2011: 1868-1873.

53 David Grimm, "Dogs may have been domesticated more than once," *Science* 352, 2016: 1153-1154.

察的先兆⁵⁴，甚至研究藏獒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的颅骨学的基本理论也与盛行于纳粹德国人种学研究中的颅相学不无关系。

1900 年前后的藏獒研究浪潮和学术论战极大地提升了藏獒的知名度，作为“欧洲獒犬的始祖”的藏獒形象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这也为之后藏獒在流行文化下的传播和繁育奠定基础。

四、流行文化影响下的藏獒形象传播和商业繁育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覆灭，这使以德语学者为主的西方学者对藏獒的学术研究陷入停顿。但随着时代进入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亚洲进行考察活动频繁化与长期化，藏獒形象转向以情感叙事的方式进入流行文化之中。正如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 所说，“每支驼队都有狗相伴”，在漫漫旅途中，狗总是人类最忠诚的旅伴，一生未婚的斯文·赫定便“把自己心中最柔软的一块地方，留给一路上与自己作伴的狗儿们”，还将他在亚洲考察期间与狗相伴的动人故事写成《我在亚洲的狗》作为遗著出版⁵⁵。由于藏獒的优良特性，不少西方人选择藏獒作为自己的旅伴。在斯文·赫定的故事出版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出名的中国犬或许是一只叫“Patiala”（图七）的藏獒。它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传奇故事通过新闻界的众多报导而广泛传播，极大地促成了藏獒形象纳入西方流行文化之中。

“Patiala”是荷兰地理学家维瑟 (Philips Christiaan Visser) 的爱犬。“Patiala”本是印度旁遮普省的一座城市，维瑟夫妇去拜访当地的土王 (Maharadscha) 时，恰逢土王在一个月前刚从西藏购得六条藏獒，于是赠送一条给他们。土王将城市的名字赐予这条藏獒，希望它能令维瑟夫妇时常回想起这座城市⁵⁶。但土王强烈反对维瑟夫妇带着它去环球旅行的计划，因为根据他的经验，藏獒无法在炎热的天气存活。“Patiala”坚持下来了，并与维瑟夫妇建立了紧密的情感联系⁵⁷。维瑟夫妇经常把有关“Patiala”的小故事向

⁵⁴ 关于纳粹德国对西藏的人种学和民族学观察，参见赵光锐：《纳粹时期德国的西藏人类学研究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15 (1): 66-74。

⁵⁵ 张经纬：《“每支驼队都有狗相伴”：斯文·赫定与他的探险伙伴》，载于“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2009651&from=kuaibao, 2022 年 10 月 1 日。

⁵⁶ Ph. C. Visser, *Naar Onbekend Midden-Azië, Tusschen Kara-Korum en Hindu-Kush*, Rotterdam: Nijgh & Van Ditmar's Uitgevers-Mij, 1926: 33.

⁵⁷ "Patiala, de Tibetaansche Mastiff der Kara Korum Expeditie," *Nederlandsche Jager en Nederlandsche Hondensport*, 1926. 8. 7: 93.



图七 维瑟夫人与忠实的旅伴“Patiala”（采自“Mevrouw Jenny Visser-Hooft, Een Nederlandsche Vrouw, op wie wij Trotsch Zijn,” *De Jonge Vrouw* 6, 1931: 172）

各地投稿，它在他们笔下是一位护主的忠犬形象⁵⁸。它既勇敢坚韧、吃苦耐劳，在旅途补给告罄的时候便依靠睡觉忍受饥饿，而且还颇通人性、忠诚可靠，曾在一次必须要用溜索过河之时克服恐惧，积极配合，还为女主人的成功渡河高兴地打转，跳起了维瑟夫妇口中的“西藏舞”。它形象高贵，瑞典的一本杂志曾发布它的肖像照片，照片的配文为“Patiala 殿下”⁵⁹。

它从印度出发，在九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布中亚、中国新疆、尼泊尔、锡金、荷属东印度、爪哇、菲律宾、日本等地，又经俄国、瑞典、芬兰、德国回到主人的故乡荷兰，

58 "Patiala op Hol," *De Blijde Wereld*, 1929.7.4: 315.

59 Nannie van Wehl, "Patiala, de beroemde Karakorumhond," *Zonneschijn*, 1934.3.16: 225.

随后又去了亚丁和美国。它在整个旅途中都受到热烈欢迎。它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属于自己的护照，以便它能进入很多禁犬的区域；在爪哇收获过鲜花、香肠、信件和电报；在巴达维亚的旅馆里被当作贵宾对待，每天用餐时都有人为它准备装满开胃小吃的精致小碗，一位荷兰官员还在维瑟演讲的时候将“Patiala”偷偷抱上演讲台，它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日本被安置在头等舱里旅行；在马尼拉的一所由美国人开办的监狱里，它“感动”所有的服刑人员。在欧洲，人们对它的热情更高，“它获得一切可能的礼物”，甚至包括银质餐具。它最后于1933年底在一班从加尔各答发往苏门答腊的轮船上因风寒而引发的肠道和肺部感染去世，荷属苏门答腊东岸总督范·瑟特伦（Van Suchtelen）为它在官邸内提供墓地⁶⁰。荷兰媒体广泛报导过它去世的事⁶¹，该国作家范·维尔（Nannie van Wehl）、匈牙利作家伊格诺陀斯（Ignotus）都为它撰写过传记⁶²。

“Patiala”的故事将藏獒形象纳入西方流行文化之中，加之此前学术界对它的推崇，极大地激发西方民众对藏獒的好奇心。西方社会对于藏獒的观赏和饲养需求大大增加，这促进了藏獒的繁育事业。

西方人繁育藏獒的缘起还要追溯到1903年由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领导的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有一些参与侵略西藏的英国军官借此机会饲养藏獒，有一条藏獒于1904年被他们带回英国，去世之后被做成标本放置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饲养者中最重要的是贝里（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上校和他的妻子艾尔玛·贝里（Irma Bailey）。贝里是一位英国间谍，对博物学极感兴趣，尤其是蝴蝶和鸟类⁶³，曾提供2000多只在西藏及中亚等地采集的鸟类标本以供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⁶⁴。在到达西藏之后，贝里夫妇开始密切关注西藏的犬只。

贝里夫妇最早的兴趣在于拉萨犬（Lhasa Apso），这种小型犬向来由西藏高级喇嘛饲养，仅用作进贡清廷和达赖喇嘛自留的宠物，民间几乎无法见到。1920年，军医肯尼迪（R. S. Kennedy）跟随英国外交官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入藏，治好时任噶伦的擦绒·达桑占堆的妻子的病，于是获赠一对拉萨犬。后来肯尼迪将它们送给贝里夫人。贝里夫妇利用他们在西藏的人脉关系，不遗余力地搜集该品种的犬只。1924年贝里从与他

60 Ph. C. Visser, *Langs de Noordelijke Flanken van den Karakorum*, Rotterdam: Nijgh & Van Ditmar N. V., 1936: 16-29.

61 "Patiala," *Het Landhuis*, 1934.1.10: 37.

62 Ignotus, "Patiala," *Der Wiener Tag*, 1934.3.25: 20.

63 F. 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London: Pupert Hart-Davis, 1957: 63, 209, 285-287.

64 Frances E. Warr,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ornithology and Rothschild librari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t Tring*, London: British Ornithologists' Club, 1996: 5-6.

往来密切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处获得更多更好的拉萨犬。他又从英国驻甘孜的商务代表马丁 (Henry Martin) 处获赠一只叫 “Lhasa” 的雄性犬只。1928 年, 贝里夫妇将 “Lhasa” 和早期由他们繁育出来的其他五条小狗带回英国。通过贝里夫妇的介绍, 拉萨犬在英国名声大噪。此外他们还养过六条西藏猎犬 (Tibetan Spaniel), 以及一条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处获赠的被称为 “中国犬” 的哈巴狗⁶⁵。

随着藏獒在西方知名度的提高, 贝里夫妇将繁育的重心转到藏獒身上。1928 年他们回英国时一同携带五条藏獒, 初抵英国便受到大众的热烈追捧, 数次获得犬类比赛的大奖, 繁育工作也备受期待⁶⁶。20 世纪 30 年代, 贝里夫妇设法从西藏获取更多藏獒, 并决定性地提出藏獒的血统标准。1932 年繁育工作由贝茨 (P. B. Bates) 接续。然而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育犬工作全面停止, 1945 年由贝里夫妇繁育出的藏獒谱系宣告灭绝⁶⁷。此后, 美国、瑞士、英国、荷兰、德国、瑞典、法国等西方国家又陆续从尼泊尔和印度进口藏獒进行繁育, 但都没有形成较大规模⁶⁸。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藏獒繁育才进入热闹非凡的产业化和商业化阶段。

五、结语

马可·波罗在 13 世纪晚期最先给西方人带来有关 “西藏巨犬” 的想象, 但直到 500 年后的 18 世纪晚期, 才有西方人再次到达西藏本地观察藏獒。西方人对藏獒形象的认知也是他们了解西藏民族、文化、政治、地理的一个角度。本文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系统梳理, 发现有两条主线相继贯穿于西方对藏獒形象的建构之中, 即民族叙事与流行文化。

在英国人对喜马拉雅地区展开渗透的初期, 他们在该地的殖民尝试是艰辛的, 时常与当地民族产生冲突。在此背景下, 英国人给藏獒贴上了 “巨大” “凶恶” “仇视西方人” 等负面标签。他们将对该地区民族的 “印象” 投射于藏獒形象之上。随着他们在该地区殖民优势地位的确立, 一方面他们拥有更多接触、考察藏獒乃至与之产生情感交流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们将藏獒视为展示帝国殖民成果、叙述殖民正当性的象征, 故而无

65 Irma Bailey, "Dogs from the Roof of the World," In Website of "Lhasa Apso Club": <https://lhasa-apso-club.org.uk/dogs-from-the-roof-of-the-world/>, 24 May 2024.

66 "The Kennel," *The China Journal* 14, 1931: 148.

67 "Pure-bred Dogs," *American Kennel Gazette* 107, 1990: 54.

68 Hans Räber, *Enzyklopädie der Rassehunde*, Vol.1, 2014: 91.

论是旅行者或包括英国王室、欧洲贵族在内的收集者都转而建构藏獒的正面形象，其内在逻辑是，拥有正面形象的藏獒，正可服务于他们优秀的“西方主人”。在这套叙述中，建构藏獒形象的主体是西方人自己，藏獒和它真正的主人、自古以来便饲养它的当地民族则被视作当然的客体，两者被强行割裂、一褒一贬。通过展示藏獒，西方殖民者既展示殖民的成果，又论证殖民的正当性。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建构民族叙事的迫切需要，德语地区学者成为西方最关心藏獒研究的群体。养犬学家与东方学家在探究民族迁徙和民族溯源问题的驱动下，热烈地讨论藏獒与西方獒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在 1900 年前后掀起一场巨大的学术论争。他们甚至为藏獒和西方獒犬建构出一条经由印度、中东而连接起来的亲缘链条。这项研究结果本身成为德意志帝国自身民族叙事的论据与支撑，显示学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这些学术活动极大地提升了藏獒的知名度，作为“欧洲獒犬始祖”的藏獒形象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藏獒形象从西方的民族叙事中挣脱出来，经由旅行者细腻温情的笔触进入流行文化之中。以“Patiala”为代表的藏獒以忠实旅伴的生动形象进入大众视野，甚至成为各种冒险活动中的主角。与此同时，西方人对藏獒的繁育工作也在尝试和进行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藏獒繁育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要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发展起来。

通过考察西方人认知藏獒形象的过程，今人有机会回到当时的时空情境中，略窥西方人对西藏的想象、关切和野心，以探讨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首先，各个时代认知藏獒继而建构藏獒形象的主体并不一贯，且阶段性颇为明显。早期是在喜马拉雅地区有重大殖民利益的英国人，继而是关切自身民族叙事建构的德语地区学者，最终为环游世界的旅行家与保有商业诉求的繁育者。这清晰地显示不同群体根据各自差异化的诉求来对藏獒形象进行不同的建构。第二，西方人认知藏獒的路线，是随着殖民者的脚步前行，从印度方向非法入藏的考察活动远远多于从国内方向合法入藏的考察。这显示西方人建构藏獒形象过程中隐藏的浓厚殖民性。第三，西方人在建构藏獒形象的过程中的自身主体性是一以贯之的，藏獒和它的真正主人、自古以来便饲养它们的当地民族成为被观察、被定义的当然客体。西方人对藏獒和它的真正主人进行解构和再阐释，进而根据需要将之嵌入他们建构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之中。这一案例提醒今人，需要用长时段、多元话语的思维，重新审视包括藏獒形象在内的诸多被西方人建构出来的历史形象的形成与衍变，而不能对这些形象不加考索地照单全收，否则便有落入单一西方话语而不自知的危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有关藏獒的文献中，常有“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有大批藏獒服役军中”，“据马可·波罗记载，元世祖曾养殖 5000 只藏獒”，以及“西方人称藏獒为‘东方神犬’”等说法⁶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没有任何史料支撑，并不符合史实，这些说法本身也是源自当代的建构。早在 1937 年，艾尔玛·贝里便记录下当时的观察，“狗在西藏与神圣毫无关系，所有关于圣犬只在寺院饲养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所谓的“藏獒泡沫”破灭之后，国人反而有机会用更加平实而温和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对我国意义非凡的可爱动物。

附记：本文在选题阶段受到汉堡工业大学王怡博士、华南农业大学魏露苓教授的启发，撰写阶段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赵为博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李煜哲女士在资料方面的帮助，修改阶段得到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初稿曾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提交至“四川大学世界史青年学者论坛”并获吕和应教授、陈波教授、陈昊博士的悉心指正，谨致谢忱！

◆ 黄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

69 唐万寿：《舍饲肉犬》，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2。张惠斌、张彬：《中国藏獒》，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9-10。崔泰保、郭宪：《中国藏獒》，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0。唐胜球、董小英：《科学养护宠物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18。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subsequent command, combined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earned him the enmity of the Elder Brothers Society (Gelaohui) within the Sichuan Army stationed in Tibet. Amidst the upheaval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1911), Luo was ultimately killed by Elder Brother members. The story of Luo Changqi, the late Qing Imperial Associate Resident in Tibet, reflects the profound complexity of history during this era of immense transformation.

National Narrative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Tibetan Mastiff in the Western World (1783–1945)

Huang Ti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Tibetan Mastiff by Westerners in modern time has been dominated by two media: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ritish penetration into the Himalayas, they labeled Tibetan Mastiff with negative labels such as "vicious haters of Westerners." As they established their colonial dominance, they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observe the Tibetan Mastiff and regarded it as a symbol of the colonial achievements of the empire. In turn, they constructed a positive image of Tibetan Mastiff as "noble and brave."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out of the need to trace their own national origins and construct their own national narrative, scholars in German-speaking areas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 Mastiff and Western Mastiffs. The image of Tibetan Mastiff as the "ancestor of European mastiffs" was widely accepted by Western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 the Tibetan Mastiff entered popular culture as a loyal travel companion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world travele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s of the Tibetan Mastiff by Westerners is not only a uniqu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ey view Tibetan culture, but it is also affected by subject demands, coloniality, objectification, and other discursive systems.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ibetan Weddings: A Case Study of Dimaluo, Gongshan County, Yunnan

Li Jin and Luo Nana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With the influx of external cultural elemen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societies undergo transformation, and these changes are often concentrated in ritual practices. After Catholicism was